



【编者按】

7月31日晚,“领航强军向复兴——上海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6周年慰问演出暨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举行。退役军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在上海城市建设的各条战线上都活跃着退役军人的身影。他们“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涌现出了一批标杆。此次,共有18名个人和2个集体获得2023年度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称号。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抗美援朝老兵朱俊贤的采访。

## 抗美援朝老兵朱俊贤:

# 89岁的他在志愿军文献馆住了10年



朱俊贤带我们参观照片墙

役的战士们,从他们的口述中还原了战役的现场,并且耗时半个月,亲手制作出长津湖一战的模型。

当电影《长津湖》剧组进行拍摄前期准备时,主创人员曾多次来到这里,仔细研究这个模型,最终依照它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孙伟峰说,《长津湖》这部电影自己看了四遍。第四遍是陪伴当年那些志愿军老兵一起去的,当时有影院为他们专门举行了一场特映。“老实说,前三遍看的时候我都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这一次,老兵的哽咽声从一开始就不绝于耳。尤其是胡军演的雷公临死前说了两句话,一句是‘疼,疼死了!’;还有一句是‘别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听到了这两句话,现场的老兵都一下子哭出了声,而且很大声,当时我就被震撼到了。”

也是最后这句话让她终于理解了这些年朱俊贤一次次前往朝鲜,打探志愿军烈士的埋身之处,想把他们带回家的举动背后那份迫切的心情。

## 第一个抵达伤员身边的人

朱俊贤是在长津湖战役发生的这年报名参军的,他当时15岁,在松江二中读书。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年纪过小,便安排他先读军事干校,学习战场急救。随着战争日益激烈,因此提前毕业。

当时陪伴在他身旁的就有文献馆讲解员孙伟峰,她向我们回忆,老人有些失望,但并没有说什么。在观影时,他全程眼中噙着泪水。

在文献馆大厅正前方,摆放着一块介绍长津湖战役的铜牌。

朱俊贤虽然没有亲身参与这场战役,但他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尽可能找到当时亲历过此

的医务兵,朱俊贤在战场上的主要职责就是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

当时的行军不是普通行军,而是每天冒着头上上百架飞机飞过随时可能被从天而降的炸弹炸死炸伤的惊险行进的。朱俊贤的连队没有吃到过炮弹,但炮团就被命中过。

即使没有炮火,很多人也没能走完全程。“当时部队有纪律不准停留,因此一些有夜盲症的战士,或者体力差的战士跟不上,被落在后面脱离了大部队,就冻死了。”

无论行军或是冲锋,医务兵都是跟着部队一起推进的,而不是拖在后面。因为一旦出现伤情,他们必须是最早抵达现场,来到伤员身边的人。

“战场上的急救,做得最多的就是止血。要先把伤口堵住,脸上被打穿是最难处理的,因为嘴和鼻子都要呼吸,不不容易去堵。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血管镊子,‘啐啐’先把血止住。经过这些紧急处理,就用红布包住一把刺刀在边上一插,示意来抬伤员的担架兵这是重伤号,需要先被抬走。然后我就离开了,因为我不能只救一个人呀。”

在一个连队里,一般一名医务兵负责10到12名战士。急救程序完成后,担架员就要快速行动把重伤员抬下去,“否则就容易遭受第二次轰炸,第二次基本就废了。”

直到70年后的今天,炮弹在空中炸开的样子和声响仍旧潜伏在他最深的梦境中。“敌人的炮不是落地开花的。”他回忆,“而是在空中爆炸,就是专门打我们步兵的。”

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很少出现在战争题材影片中的细节,一个尽可能人性化的安排:即当时伤员被拍下去的路线和后面部队上来的路线是严格区分开的。否则,后面的战士看到担架那

么多,心理上就会受影响。

## 没有水,医务兵用小便洗手

在朱俊贤的记忆里,最恶劣的环境就是下大雨。“雨水一冲,真的血流成河,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生病疾。”

“当时,因为严重缺水,根本没有水可以洗手。尤其是医务兵,几乎每个人的手都散发着恶臭。“没有办法,人不管死的活的都要你经手,臭得没办法,就用小便来洗,小便的臭相比之下要好多了。”

我们从电影《上甘岭》中对于当时缺水的情形已有所了解,作为亲身经历过的,朱俊贤说,他们当时吃饭是用草皮来过饭,因为草皮里面还可能有一点点水。

“实在不行的话就挤一点牙膏涂在牙齿上,既可以湿润喉咙,也可以解决打瞌睡的问题。”

大小便问题也很重要。排泄之后都要包起来,跑到很远的地方丢弃。如果被敌人发现,就会放置地雷,他们的狗能分辨出来究竟是自己人还是别人的排泄物。

医务兵要承担的任务远不止救护,他们也参与放哨、打坑道等任务。

“我们是躲在河道里放哨,穿着下水衣,蹲在河里,但是不射击。敌人以为是石头,水里怎么会有哨兵呢?我们在三八线上,用过很多这些游击队的手段。”

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们不仅承受了枪林弹雨,也经历了美军发动的一轮又一轮细菌战。他们把带有大量病菌的苍蝇、跳蚤等昆虫装进铁质容器,投放到朝鲜的土地上。

朱俊贤曾经在一个山沟里发现过一个细菌炸弹,他至今清楚记得炸弹共分为5格,长80公分。当时已是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后期,但细菌战仍未有结束。

“我当时就每天把炸弹背在身上,打算战争结束带回去,带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全世界的面前控诉美帝的行为。”

后来,国际上的调查团来了,他就把这个炸弹给了他们。

“敌人觉得你们中国人文化程度低,肯定辨别不了。但我们的战士都是受过教育的,一看到雪地上有跳蚤、苍蝇就觉得不正常,大雪纷飞的天气里哪里会来这些东西呀?但大家当时不敢用火烧,担心会被飞机发现,就把这些昆虫连泥巴一起倒在粮食袋里进行活埋。”

## 和朝鲜少校60多年后的重逢

朱俊贤如今争分夺秒地工作,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听到志愿军战士们的故事。

这个文献馆的特色,在于它收藏的都是普通志愿军战士的点滴。曾经在23岁时创下过一周内用高射机枪打下P86三架,击伤四架的张立春,虽然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战士荣誉勋章,但直到复员仍是一名普通战士。

他把自己立功证等都留在了这个馆里,“他讲:‘朱老弟,我的荣誉就交给你了。’我说:‘张大哥,你的荣誉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口中。’”

张立春于2021年去世。

朱俊贤朗朗讲述着,女儿在旁边不住提醒他“喝水,水,依多喝点呀!”他不舍得,不舍得的不是水,而是时间。“今天正好记者在这里,我要多讲点。”这个文献馆建了这些年,又有多少人来看过,听他讲过这些事呢?

或许,还可以说说朝鲜的崔少校和两枚胸章的故事。

当年在战场上,他还救护过一名朝鲜人民军的少校,少校姓崔。朝鲜被日本占领后,人民生活灵涂炭。为了谋生,他和父亲一起前往中国,当了一名煤矿工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了新四军,成为主力部队第二师的一名教导员。

抗美援朝战争后期,他担任朱俊贤所在部队的联络员。

1953年3月的一天,朱俊贤正在打坑道。突然团里参谋来找他,他穿起棉衣拿起药箱跟着走了。在敌人密集的炮火和探照灯下,他一路跑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原来出事的是崔少校。

因为在坑道里烧木炭,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他当时已经休克,瞳孔也几乎没有反应了。

朱俊贤立刻给他打了急救针,又用了阿摩



朱俊贤

生于1935年2月8日(民国1924年一月初五)  
1950年12月参加军事干校 1952年9月入朝

尼亚,总算醒转了。他此后又用抓来的青蛙煮粥,护理了崔少校一个星期。这时节的青蛙还很少,因此抓得相当艰难。

1965年,在朱俊贤回国之际,少校来送行,留给他一枚胸章做纪念。

半个世纪过去了,两人之间杳无音信。直到2015年,朱俊贤作为中国嘉宾参加由金正恩主持的国宴。在宴会开始前,一名将军向他迎面走来,挡住他问:“是不是小朱?”

60年过去了,两人都早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是他眉心正中的一颗痣和胸口挂的章却不会错,那是少校在60年前亲手送出的。这场相隔半个多世纪的重逢,两人却只来得及说上寥寥几句话。朱俊贤记得当时对方说的是:“小朱,你是朝鲜人民忠实的朋友!”

但随着国宴的开始,叙旧没能继续。昔日的崔少校,如今的崔将军急急忙忙从身上摘了枚胸章,塞到他口袋里。

## 年过六旬后,六次单车骑行西藏

离开朝鲜战场后的朱俊贤,于1958年进入法院工作。

他数十年如一日,在办案中作风踏实,成绩显著,多次受院领导嘉奖建功,并于1992年最高法院授予荣誉奖章。

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曾派出过一批干部开展援藏工作。朱俊贤主动报名建设西藏,但在体检中查出心脏肥大,被淘汰了。他原本想的是,西藏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自己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可以在当地做好表率。

虽然事与愿违,但他心里一直不服气。退休后,他决定进行一次尝试,看看自己在经过训练后,能不能骑行入藏。

1999年,他第一次带了六个同志,从佘山骑自行车,一路骑到了拉萨。这年,朱俊贤已经年过六旬。这次骑行成功以后,有人说他就是偶然看到了一把。“我在那以后又五次单车骑行到西藏,看看到底是不是偶然还是实力。”

最远的一次是2001年,当时为了庆祝申奥成功,他一人从上海骑行到北京,又从北京骑到了新疆喀什。

从喀什地区叶城县的零公里石碑出发,他骑上中国海拔最高的新藏公路(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一路翻越了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岗底斯山、喜马拉雅山脉,最终抵达西藏,攀上珠穆朗玛峰脚下5300米的绒布川东岸。

在西藏阿里地区,当地的警务区司令知道他的骑行事迹后找到了他。“他让我接受一个检查,因为他们觉得,一个60多岁的老汉骑到这里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要让医生来看看,我的身体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

检查结果的心脏肥大,他想起了20多年前自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能如愿去建设西藏。原来造成肥大的原因不是病理性的,而是由于他常年坚持高强度身体锻炼所致,反而是个有利条件。

对于朱俊贤而言,这些骑行中包含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和理想,是志愿军精神的延伸。“在和平的环境下面,我单枪匹马走遍大江南北,林海雪原,戈壁沙漠,这是一种信念和理想的追求。很多人不了解,以为我是玩玩的,是在游山玩水。”

## 自掏腰包,在文献馆建起铜像

从朝鲜战场回来以后,朱俊贤用自己的大半天时光各处走访考证,打捞和那段历史相关

的人和物的记忆,并收集了众多纪念品。

在听闻吕焕举要建志愿军文献馆后,他将自己收集到的上百件纪念品无偿捐出,并帮忙整理。由于文献馆离家远,他索性搬来此地住下,一住就是10年。退休以后所有的精力和收入,几乎都花在公益骑行和这些事情上面。

“我现在年纪也大了,退休金也加了。钞票就是身外之物,钞票用来干什么呢?”

这三年中,由他发起在文献馆内建起了两座铜像,其中一部分资金来源于志愿军老兵的捐款,但大头都是他自掏腰包出的,那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从来没有对外讲过这些,但因为你们记者,也是祖国亲人,我就讲讲心里话。”朱俊贤指着其中的一座铜像,原来有一家企业报价19万元。但幸运的是有其他调铸工艺师听说他的故事后深受感动,最后,只肯收他5.5万元。

“我生活里面好多事,只能做,不能讲。只能办好,办好了就消失,不去宣扬个人。”

他的女儿告诉我们,父亲每逢重大活动,干完活就躲起来了。那些抛头露面的事情,他就让别人去做。就像7月27日庆祝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的活动当天,文献馆来了很多老兵、领导和媒体,他忙前忙后,最后硬是被拖来合了两张影。

## 绝不放弃寻找宋阿毛

朱俊贤如今还有一个迫切的心愿,就是找到上海籍志愿军烈士宋阿毛遗骸的下落。

“我寻了多少年啊,宋阿毛!他是59师的,我查了1000多个上海籍烈士当中,都没有他。”朱俊贤大叹一声说。

他在多年的走访调查中发现,在全上海超过18000名赴朝参战的志愿军战士中,姓宋的烈士一共只有6个。而每一家朱俊贤都登门拜访过,且留下了记录。“他们的骨灰都回家了,家人都拿到了军人死亡证,唯有宋阿毛,没有找到他的家底。”

朱俊贤听专人分析,怀疑他当年参军的时候可能使用了假名,或者是小名。“他报名的时候只写了住在闸北区,但没有写清楚具体地址。名字的话,可能因为‘阿毛阿毛’的好叫,就写了宋阿毛。”

迄今,他已经赴朝9次,每次去总不忘打听一番包括阿毛在内的那些家人尚未领到骨灰的烈士遗骸下落。但信息太有限了,他只能在朝鲜友谊塔下挖一抔土带回来,多少也算是一个心理慰藉。疫情结束了,他打算近日再去一次朝鲜。

“虽然还没有找到,但我不放弃,我要坚持到底。宋阿毛不仅仅是一个人,他也是中国志愿军的代表,是视死如归的伟大战士典型。”朱俊贤说。

阿毛是幸运的,至少他的名字留下了下来。朱俊贤想到还有很多同志仍是无名英雄,且永远都将是无名英雄,他们的无名尸骨也依然留在朝鲜的土地上。一想到此,这名老兵就觉得坐立难安。

他仍坚持向还在世的老兵们打听,但所获甚少。大多数还活着的老兵,头脑已经糊涂了,“讲也讲不清楚了。”他叹息道。

当年参加过长津湖一役且健在的人里,沈政同志的头脑还灵光。他在前几天还来到了文献馆参加纪念活动,两个老兵说说话又绕到了宋阿毛身上,都想找他,都觉得时间越来越紧。

“我定要找到他的。”朱俊贤说。

文/晨报记者 沈坤曈  
图/晨报记者 陈征 受访者供图

## 2023年度上海“最美退役军人”简介

昨晚,2023年度上海“最美退役军人”评选结果公布,共18名个人和2个集体入选。他们是:

丁红键,现任虹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三级主任科员。连续29年坚持无偿献血,累计献血超过8000毫升。

王奇,研发出环保自动除臭装置,环卫作业车辆智能喷淋消毒系统等多项新型实用技术和专业设备。

王正昕,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主任医师、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在肝移植领域取得突出成绩。

牛正友,建立应急管理系统首支工会志愿服务队伍,提高工会服务保障综合能力水平。

文贤,现任上海理工大学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连续六年参加征兵宣讲,坚持无偿献血28次。

艾进新,退役13载,用老兵的情怀和担当架起党和政府与信访群众的“连心桥”。

朱俊贤,17岁入朝作战,历经枪林弹雨,生死考验。退役后大力宣传伟大抗美援朝精神,9次前往朝鲜考证和寻访。

孙超,积极探索社会化捐军惠军新模式,创立“兵之家”系列品牌,建立军嫂就业创业示范点。

杨海亮,致力于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海洋装备研发生产事业,公司研发产品解决了多项“卡脖子”技术难题。

张文丹,参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相关研究,发表多篇SCI及核心期刊论文,多项研究成果转化运用到交通项目建设中。

陆科岗,18年来在崇明三岛结对帮扶8名孤寡老人和2户特困家庭,帮助8名贫困学生顺利考上大学,累计帮扶金额20余万元。

周丽,在她的带领下,10年来社区逐步实现消防安全零事故,治安事件零发生,违章搭建零报告。

郑军华,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既是一名救死扶伤的仁心医者,也是一名卓越的医院管理专家。

殷长生,坚守红色文化主阵地,深入基层社区等开展公益演出和声乐辅导,用歌声传播正能量、讴歌新时代。

夏新平,冲锋在交通治安管理第一线,连续五届守好辖区“进博”警卫第一岗。

黄超,8年来累计为近百家合作企业输送18.7万名各类人才,助力更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程耀华,从部队特种兵到地方公安特警,二十年间他始终战斗在急难险重、应急处突最前线。

廖志勇,长期从事信访工作,归纳总结出矛盾问题化解“十种工作法”,化解了大量疑难复杂问题。

上海航天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航天保安特卫队。近三年来累计执行以空间站梦天实验舱为代表的各类航天产品运输护卫任务近800批次。

杨浦区“众鑫有语·老兵跟党走”志愿讲师团。该团队由18名平均年龄75岁的军队离退休老干部组成。持续开展以“自觉爱国爱民、发声发文发力”为主要内容的正能量活动。

文/晨报记者 沈坤曈



扫一扫,查看“最美退役军人”详细介绍

物资回收	物资回收	物资回收
<b>高价收旧书画银元家具</b>	<b>为民调剂</b>	<b>古月轩 高价收购</b>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收购旧红(白)木家具,新旧字画,名人信札,旧书碑帖,连环画,邮票,钱币,像章,旧瓷,旧玉,紫砂,竹木牙雕,文房用品,及其它古玩杂件,名贵酒像,阿胶,工艺品等。徐汇区宛平路1号(近淮海中路)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收购旧红(白)木家具,新旧字画,名人信札,旧书碑帖,连环画,邮票,钱币,像章,旧瓷,旧玉,紫砂,竹木牙雕,文房用品,及其它古玩杂件,名贵酒像,阿胶,工艺品等。徐汇区宛平路1号(近淮海中路)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红木家具,老家具,字画,扇子,印章,像章,老服装,小人书,紫砂壶,玉器,瓷器,地址:多伦路160号(近四川北路)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b>投放热线:22895373</b>		
《新闻晨报》综合分类、遗失、注销各类声明广告		